

15

4241

全 函 册  
第 函 册

工  
傳  
舊  
疏  
考  
正

舊  
疏  
一  
二  
三  
四

立市東安  
=廢作=  
三

舊年  
福傳

序

西漢傳經主於誦習章句而已其訓故惟舉大旨記說或非本義但取通藝不尙多書此秦燔後經學之權輿也逮後漢廣爲傳註然後語必比附經文字承句屬靡有漏缺至魏晉而解義大備此旣傳後經學之宗會也洎齊宋以降則多取儒先傳註條紬縷繹各騁辨釋而疏學以興浸及於隋撰著弗輟此旣解後經學之要歸也蓋古者徵實之詣至是而大具矣夫授經及爲傳註惟主一家之義疏則兼舉眾說疏通證明傳註乃所以明經故研覈之事日繁而輔翼之功滋大其疏曰義疏曰講疏亦專曰疏然疏者乃其一時著書之體並非其書必名曰疏故當時成書亦多謂之義若以義配他字則如義宗義記大義雜義之類卽前代之誼也亦有專名義者若范歆伏曼容崔靈

恩孔子祛等之書皆孤謂之義其書大都疏體如皇侃論語禮記義疏其梁書本傳乃專稱論語禮記義疏沈重周禮毛詩等義疏其北史本傳亦專稱義則義疏二字可以分隸不定以疏名書是以當時凡稱某某爲義疏者率通指體例並非卽其卷之命名卽孔穎達春秋正義序稱沈文何爲左氏傳義疏經典釋文亦云沈爲春秋義疏王元規續成而沈所著及元規所續書乃名義略又孔序謂劉炫亦作左氏傳義疏而炫書乃名述議議與義古字通用如後漢書許慎撰五經異義鄭元傳則作異議卽隋書炫本傳謂炫著論語孝經春秋尙書毛詩述議而經籍志皆作述義隋書非出一手是以各書其志中孝經類謂王劭訪得孔傳送炫炫因述其議疏者卽指炫所作之述議議疏卽義疏也志文並未兼舉義議兩字邢昺孝經疏采襲志語而

不達其文義乃揣義議爲二謂述其義疏議之非也且志辭方  
謂炫序述已書專伸孔義由是乃與鄭氏並立豈反主於取他  
本之義疏議之蓋議故卽義卽可見炫所著諸述義或摭發由  
己或哀取損益亦非必盡出一狀若其左傳述義就孔氏正義  
逆之則必兼采舊說錄其姓名以分別引伸駁正如吾友劉君  
孟瞻所云者假令炫書而存卽謂炫以前諸儒之說並存可也  
炫傳載炫著春秋攻昧十卷春秋述議四十卷而新唐書藝文  
志則載炫攻昧十二卷又規過三卷述議三十七卷規過不見  
於隋書蓋卽從述議四十卷分出故述議止三十七卷然亦可  
以見歐宋之疎矣至宋史藝文志則載炫春秋述議略一卷又  
春秋義囊二卷或亦述議中展轉脫餘之帙幾不可考夫學者  
援後徵前顧難傳信又如隋志載春秋左氏傳杜預序集解一

卷劉炫注而朱氏經義考乃不言注竟似序爲炫作設無左證  
何以示諸後人故就考敘炫書名且致溷遑問其餘夫經賴傳  
註以傳傳註又藉疏義以傳凡漢人傳註其不繫以正義者悉  
多湮沒卽賈服之春秋解誼解詁皆是足見疏學爲用至鉅然  
人知正義功在貞觀而不知此學之貫穿明贍萃於南朝執守  
精專又盛於河北當時南北分途講學及會歸隋氏二劉實經  
學之大宗故如炫之述議設非唐人刪爲正義則其書可至今  
存卽炫以前之說舉可存自有正義而後炫書廢而諸儒之說  
盡廢且不獨疏家之說廢卽傳註之說之存于述議中者亦廢  
然則唐人之正義襲故冊而掩前編乃唐人之過也嘗慨左氏  
傳一書凡杜氏以前之習爲此學者其書皆廢于杜氏凡孔氏  
以前之習爲此學者其書皆廢于孔氏何則杜氏之書名曰集

解集解者自必滙諸解而集之乃其註中更不指系一人其序  
內則以經傳集解之目位置於分經與傳數語之下而與上文  
劉賈許穎反若相離於是孔氏遂聳稱其集由經傳與何晏之  
論語集解不同楊士勛穀梁疏亦如其說然試問取傳附經何  
名集解文義不待再思而明蓋杜意正以集解之名混於經傳  
相交又復盡乳羣言歸其釋例藉以遏先儒而不覺專名之念  
重若沈碑可想證也故自集解行而賈服諸家之書遂以日汨  
此傳註之廢於杜氏者也孔氏之書名曰正義正義者蓋謂正  
前此之疏義卽前所云諸書之名爲義者非空義也其名奉詔  
更裁意在不甘居贊定名曰正則必先有委棄前疏之心故其  
例必守一家之註而不耐然後可以進退眾義而不復更舉其  
人至如禮記疏間涉皇熊而體段費然不見毛詩疏空言焯炫

而標著闐爾無聞雖復肅毓時陳崔盧偶掇然疏中精義之出於誰何祇成虛粕又况左傳之顛倒彌甚矣此固其臣之攘善或亦其主之忌名一紙蘭亭尙圖專殉可想證也故自左傳正義行而沈劉諸家之書遂以日汨此義疏之廢于孔氏者也然他經之有眾說固不可廢而春秋尤不可廢蓋易與詩虛而有則書與禮實而可憑雖有異轍未容離畔春秋介虛實之間一義之歧眇不易斷故其中大事非可取決一家乃自杜註出而諸解盡亡後人惟知有杜正義又例不破杜然惟杜氏輒卽假傳以貢其私其短喪之說久爲前人訾議至其申釋弑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二語則吾友焦君里堂切譏之雖舊註此說多同不盡如焦所論然杜每及是條率爲深曲非若出于無心昔樂遜發杜違諒抑有當而其書弗傳若非畸餘炫說尙可



僅見規摛前言則後人奉杜將謂可懸諸日月其義允協于春秋矣何可訓也孟瞻近著春秋左氏傳舊疏考正一書鉤稽正義中所藏炫說及炫所采故義逐爲釐出使陳簡中混殺覆匿之跡朗若撥雲凡昔之自有而無者今復自無而之有覈實之思等於叩寂可云用心之勤卽觀宋督弑君一則杜謂稱督以弑罪在督而又以孔父爲禍及其君夫弑君之罪旣在督則孔父無罪也於此而猶文致之豈不督之弑君隱然翻列孔父首惡此杜以爲稱臣臣之罪者其深曲尙如此今孟瞻揭明正義公穀句下應具駁辭則必當有辭嚴義毅足以令杜氏心慴者語雖不存實可想見正義削而去之反空折劉之規過責以阿謬其亦奚辭然則著此書以尋炫說雖意不主于非杜而春秋之大義躍如不獨釋辭講詁之是區繼絕存亡之可貴矣夫杜

氏左傳之癖醜飫一生豈遂遜慚前昔正義葺經多彥稗古鎔  
今詎非精藝惟察其所短則不能盡予其長且正義畫杜而袒  
杜則杜氏雖短亦長募人以毀人則眾氏雖長亦短又况泯其  
籍號紊厥指歸罔非短人之長長已之短平心以論良復可嗤  
夫紕注所以伸經何形食蠹信今斯爲傳後豈預鳴蟬竊怪當  
時旣欲黜劉又以爲本及鬻之而瞽所從來坐使周行之助反  
喪于卬須臾篋所開致流爲疇孰其於蟬蠹抑又奚如就使刪  
定爲辭意殊乾沒而難杜申杜是劉非劉且槩不知所屬則其  
蔽已多矣孟瞻敦愿樸學非故發唐人之覆訖以斬舊疏之眞  
也舊疏明則傳註明而經亦明綴殘理缺之爲不在自擗別論  
蓋較諸陸傳二顧兩惠諸家補正杜書尤爲能得其要且此緒  
一出則使他端悉可類推爰以訂六代流風不徒媿雅兩河舊

宿自有典型知人論世之衡於茲未墜行觀次第而暨於諸經也道光乙未夏四月黃承吉序



自序

六朝諸儒說經之書百不存一使後人略有所考見者則以唐人正義備載諸儒之說也然唐制試明經一依正義非是黜爲異端遂使諸儒原書漸就亡佚故昔人謂唐人正義功過相等世知孔冲遠與諸儒刪定舊疏非出一人之手又永徽中就加增損書始布下知非孔氏之舊至於舊疏原文與夫孔冲遠等所刪定于仲謐等所增損者雖復覺其踏駁概謂無跡可尋近人有以舜典武成呂刑疏中每引大隋謂非唐人之語然僅此孤證於全書體例未嘗細爲區分文淇質性駑鈍年二十始從友人所借得毛詩疏手自繕寫後乃得十三經注疏依次校勘朝夕研究竊見上下割裂前後矛盾心實疑之久矣近讀左傳疏反覆根尋乃知唐人所刪定者僅駁劉炫說百餘條餘皆光

伯述議也文十三年傳其處者爲劉氏疏云討尋上下其文不  
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  
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  
將以求媚於世此疏未著何人之說無以知爲光伯語及檢襄  
二十四年傳在周爲唐杜氏疏云炫於處秦爲劉謂非邱明之  
筆豕韋唐杜不信元凱之言則前疏爲光伯語顯然可見襄二  
十九年傳爲之歌頌疏云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  
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  
眾和而事濟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故告於神明也劉炫又云  
干戈旣輯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近咸服羣生遂其性萬物得  
其所卽功成之驗也此疏似前爲唐人之說及檢詩關雎序頌  
者美盛德之形容疏文義與此大同惟刪去劉炫又云四字據

詩疏知此疏皆光伯語據此疏知詩疏皆非冲遠筆也約舉二  
端足見唐人勦襲之跡已然按孔氏左傳疏序云其爲義疏者  
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  
全不體本文惟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  
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惠辨博固亦罕儔而探蹟鉤深未能致遠  
又意在攻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  
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然比諸義疏猶  
有可觀今奉勅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旣云据  
以爲本原非故襲其說又序以旁攻賈服爲非而疏中攻賈服  
者正復不少豈孔氏旣斥其非而復躬犯其失光伯亦攻賈服  
非止蘇氏序稱辨博寡儔卽指疏中駁正賈服者光伯之疏本  
名述議隋經籍志及孝經疏云述議者述其義疏議之雖指孝

經述議而言其餘詩書及左氏傳光伯皆名述議應亦述其義  
疏議之然則光伯本載舊疏議其得失其引舊疏必當錄其姓  
名而或引伸其說或駁正其非永徽中將舊疏姓氏削去襲爲  
已語便似光伯申駁唐人唐書孔穎達本傳云本名義贊後詔  
改爲正義今左傳疏間有刪改未盡言今贊者隱元年襄元年  
二十九年昭二  
十年卽是義贊序所謂特申短見者也其言今贊皆在舊疏之後  
爾別爲一說又疏凡云今刪定知不然者斯則冲遠之筆與序  
奉勅刪定之言合其無刪定之文必是光伯原本足知勦襲舊  
疏斷非冲遠之意而出於永徽諸臣之增損也又按唐會要云  
貞觀十二年國子祭酒孔穎達撰五經義疏馬嘉運駁正其失  
有詔更令詳定會要不載詳定年月據孔氏序云至十六年永  
又與前修疏人覆更詳審知爲貞觀十六年永  
徽三年詔太尉趙公無忌等穎達本傳云于仲  
謚等就加增損刊正四年進之



頒於天下以爲定式然則沖遠受詔刪定在貞觀十二年更令

詳定在十六年沖遠卒於十九年而永徽中諸儒考正僅及一

載期限更促乖謬宜多宋端拱開孔維表上五經正義云孔穎

達考前代之文採眾家之說用功二十餘年成書百八十卷是

乃未經考詳失其事實者也或又謂疏中每引定本易繫辭引定本二條

書禮各數條毛詩左傳所引最夥定本出於顏師古則疏爲唐人之筆可知近

世諸儒咸同斯論按顏師古本傳云帝嘗歎五經去聖久遠傳

習寢訛詔師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是師古原有定本然

漢魏以來校定書籍者正復不少即如北齊郎茂于祕書省刊

定載籍隋蕭該開皇初奉詔與何妥正定經史又劉焯傳云焯

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是齊隋以前皆有定本詩關雎序故正得失

疏云今定本皆作正字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傳摯爲右杜注傳摯申鮮虞之子疏云俗本多云申鮮虞之子今案注云傳

摯申鮮虞之子若傳先有子字無煩此注疏中所云今定本者故今定本皆無皆之云者非一本之詞也疏中所謂云今定本者當係舊疏指齊隋以前而言必知非師古定本者其驗有十焉禮記匹士太牢而祭謂之饗疏云盧王禮本並作匹字今定本及諸本并作正字熊氏依此而爲正字恐誤也據此是定本乃在熊氏前檀弓弁絰葛而葬注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疏云皇氏云檀弓定本當言既虞與喪服注會云卒哭者誤也文王世子諸父守貴宮貴室疏云此貴宮貴室總據路寢皇氏云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有貴宮據此是定本亦在皇氏前其驗一也襄二十七年傳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疏云古本亦有不重言諸侯者今定本重言諸侯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不重是也劉炫豈及見師古定本而以定本爲非其驗二也詩疏多引定本集注集注乃梁代崔靈恩所作若唐

人引師古定本不應定本集注並列而定本反在集注之前其  
驗三也師古但定五經未聞更校公穀宣十七年左傳疏引穀  
梁定本作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公羊疏云案舊題云春秋隱  
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今定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  
隱公字在解詁下未知自誰始也則是公穀皆有定本其驗四  
也孔穎達傳與師古同受詔撰五經正義今疏中有以定本爲  
非者夫豈師古自駁其說其驗五也顏之推家訓云齊侯疥遂  
疢世間傳本多以疥爲疥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  
成瘡此臆說也今左傳疏云今定本亦作疥若謂師古所定則  
是數典忘祖其驗六也匡謬正俗云襄五年楚公子王夫字子  
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爲王夫此與庚午不相類  
固宜依本字讀爲王夫此書亦師古所作其定本應與之同今

左傳疏作壬夫不云定本作王夫其驗七也又師古本傳云詔師古於祕書省考定既成悉詔諸儒議各執所習共相非詰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人人歎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定本既已奉勅頒布正義豈能復議其非其驗八也舊唐書云貞觀七年頒新定五經於天下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是則二書並行不聞以師古定本載入正義其驗九也陸德明卒於高祖末年貞觀四年師古始受詔考定五經詩兔爰箋云有所操戚也釋文云操七刀反今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魚麗傳云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釋文云定本芟作操草刀反陸氏不見師古定本釋文乃兩引之且爲之作音其驗十也凡此證驗易爲討覈定本既非師古書則疏安見盡皆唐人筆耶今一依孔氏序例細加析別

得若干條釐爲八卷其餘易尙書毛詩禮記諸疏猶將次第考  
正庶冀六朝舊疏稍還舊觀云爾嘉慶庚辰春二月上旬儀徵  
劉文淇撰

陸文其題

五和莫六脚背能解最昔勝云海嘉興漢人春二民土可繪繪  
再其千利值後人卷其繪景向書子結顯出精補繪深穴繪

序

義疏之學六朝尙矣百川並流盡以唐人正義爲壑谷迄今惟  
皇氏一家傳自海島眞贋莫辨其他則姓名僅見條貫無存若  
二劉之於詩書左傳皇熊之於禮記所載較多然揜其菁華訾  
其糟粕棄若弁髦淪於朽蠹豈不甚可惋惜哉初唐之世碩儒  
凋盡詞藝盛行故瀛洲觴咏彌覺風流容臺講論便成鄙倍孔  
沖遠等奉勅撰定五經正義以昏耄之年膺刪述之任觀其尙  
江左之浮談棄河朔之樸學書易則屏鄭家春秋復廢服義尤  
專護前非自阿私好攻擊鄭服不遺餘力而杜氏之學顯然窮  
屈者不容置喙於是崔靈恩衛冀隆劉光伯等讜言新義或不  
挂於齒頰或顯肆其雌黃加之坐糜官廩愧少發明且吹毛求  
疵剜肉爲創掇其所駁之短以誣彼短襲其所解之長以矜己

長篇幅之內割裂顛倒剽竊搏拚豈惟范氏襲華嶠之書實同  
顏籀攘漢書之解至馬嘉運等所糾摘永徽中所增損不過因  
疵謬難掩稍用文飾何能有加於貞觀何嘗有誣於沖遠遂乃  
覲然居其名爲絕智之學以昧天下之目錮學者之聰豈非儒  
林之恨事哉吾友劉子孟瞻慨然發憤暇乃博究經史檢尋文  
句得其脈絡之隔閔枝葉之萃尊前後之不相稱新故之不能  
掩其聰明辨決若易牙之嘗水庖丁之解牛夫乃投隙抵巇顯  
豁呈露未去葛龔之姓名已詭法盛之撰述而沈之義略劉之  
述義隱然若古碑之洗剔至沖遠等竄定之小智乾沒之鄙心  
其亦難逃於然犀之照也已余嘗泛濫於宋人之學見陳祥道  
鄭樵之徒其攻擊鄭孔本皆鄭孔之所駁其引伸己義卽亦鄭  
孔之定論哆然笑之此其圖回鈔略之技卽效法唐人常恨天



壤閒實事求是之學少橫竊大名之人多劉子年壯學富於實  
事求是之志甚博且勤觀此所著象之一牙鳳之一毛足知其  
非凡品他日必能發揮先儒之蘊啓牖後生之智余又樂俟其  
成書也道光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吳沈欽韓序

卷之二十一 日契於神宗

此書之有必詳於神宗之世也蓋神宗之世余及與父兄

共事之也故其詳於神宗之世也蓋神宗之世余及與父兄

共事之也故其詳於神宗之世也蓋神宗之世余及與父兄

左傳舊疏考正目錄

卷第一

十四則

卷第二

十八則

卷第三

三十七則

卷第四

二十六則

卷第五

三十一則

卷第六

二十七則

卷第七

二十二則

卷第八

二十則

卷第八

二十七頁

卷第七

二十二頁

卷第六

二十頁

卷第五

二十一頁

卷第四

二十六頁

卷第三

三十頁

卷第二

十八頁

卷第一

十四頁

五樹齋藏書五目録

左傳舊疏考正卷第一

儀徵劉文淇

春秋序

據疏當作春秋左氏傳序

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案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太尉劉寔與杜同時人也宋太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爲此序作註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定五經音訓爲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爲集解作序也

文淇案釋文出春秋序三字云本或題爲春秋左氏傳序者  
沈文何以爲釋例序今不用疏中所云南人卽指沈文何等  
孔冲遠序云據劉炫爲本則此序亦必據劉炫矣注春秋序  
者古皆單行隋經籍志云劉寔等集解春秋序一卷春秋序  
一卷賀道養注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一卷劉炫注是則劉  
注本自單行唐人引以列集解之端耳包君慎言云撰正義  
時南北混同不必別之爲南人自可如釋文載其名姓今不  
載其名姓而直云南人此亦爲舊疏之一證也疏云晉宋古

之端不云依用則本不在集解端矣或疑疏云春秋左氏傳  
序與隋志所云炫注之題不同然隋志著錄彙括其義下卷  
題云春秋經傳集解疏云春秋此書之大名故以春秋冠其  
上序說左氏言已備悉故略去左氏而爲此題焉經傳集解  
四字是杜所加其餘皆舊本也而隋志云春秋左氏經傳集  
解杜預撰唐志云杜預左氏經傳集解皆與此疏不同不得  
執彼以難此

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正義曰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曰夏歲商祀周年唐虞載各自紀事堯舜三代示不相襲也

文淇案隋書經籍志云隋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

新唐書藝文志云隋

初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與隋志異當從唐志

煬帝卽位于東都觀文殿分東西廂

構屋以貯之別撰目錄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僞鄭命司農少

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底柱多被漂

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爲所漸濡時有殘缺今考

見存分爲四部合條爲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

千六百六十六卷是則隋志據見存者錄之其亡書亦間列

於注今按隋志云爾雅三卷自注漢中散大夫樊光撰梁有

漢劉歆犍爲文學中黃門李巡爾雅各三卷亡沖遠等預修  
隋書時李巡注已亡故知此疏所引非唐人筆也新唐書據  
開元目錄作藝文志有李巡注三卷蓋元宗時訪得之或可  
後人哀集羣書所引也冊府元龜目錄類開元中馬懷素請  
重修目錄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  
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論  
或後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是則隋志所載之亡書及闕而  
未載者開元時有復出者矣要而論之隋書成于貞觀十年  
正義作于貞觀十二年隋志旣云未見作正義時安得見也  
或又謂隋經籍志據隋氏所有之官書錄之諸大儒私家所  
有之書固多官書所無然按貞觀三年詔魏徵修隋書徵又  
奏顏師古孔穎達許敬宗同撰序論皆徵所作十年正月上



之新唐書云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相繼爲祕書監請  
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按徵以貞觀三  
年爲祕書監世南以八年爲祕書監師古以八年爲祕書少  
監皆在修隋書之時其時方詔求遺書穎達方預其事豈有  
家藏是書而不上史局乃于隋志云已亡疑非事理疏中所  
引李巡劉歆舍人爾雅注孔衍公羊傳集解盧欽公羊序鄭  
眾馬融彭仲博左傳注衛冀隆難杜秦道靜釋杜劉欣期交  
州記張勃吳錄裴淵廣州記元中要記張奐古今人論隋志  
或云已亡或不著錄疑皆非唐人所引也隱元年傳有蜚不  
爲災三年傳淵谿

沼沚之毛五年經螟桓二年傳錫鸞和鈴七年經焚咸邱莊  
十六年傳別強鉏閔二年傳號公敗犬戎于渭汭僖十三年  
傳晉荐饑二十二年傳示之俘馘二十三年傳左執鞭弭二  
十四年傳兄弟鬩于牆好聚鶻冠二十八年傳柁密一卣余  
賜女孟諸之麋三十二年傳殺有二陵焉三十三年傳見冀  
缺耨宣十五年經蟪生十六年經成周宣榭火成七年經

鼠食郊牛角十六年傳德刑詳義禮信十七年傳而入于閔  
襄三年傳盟于郟外八年傳不皇啓處九年傳使伯氏司里  
二十四年傳部婁無松柏二十五年傳鳩戴澤辨京陵町原  
防牧隰臯二十七年傳財用之蠹二十八年傳饗人竊更之  
以驚三十年傳歲在姬訾之口三十一年傳高其閉閔無觀  
臺榭坊人以時塤館宮室昭元年傳造舟于河七年傳今夢  
黃熊入于寢門日月之會是謂辰十年傳視民不佻十二年  
傳翠被十六年傳宣子有環十七年經有星孛于大辰傳雖  
鳩氏鵲鳩氏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二十七年傳或  
取一編菅焉三十二年傳一環一璧定四年傳晉人假羽旄  
於鄭哀元年傳次有臺榭陂池焉疏凡引李巡爾雅注五十  
五條宣十五年經蝮生疏引劉歆爾雅注一條隱元年  
傳有蜚不爲災三年傳蘋蘩蕪藻之菜鄭伯之車債于濟五  
年經螟十一年傳亦聊以固吾圉也夫詩太岳之允也桓二  
年傳案食不鑿莊十七年經齊人殲于遂二十九傳水昏  
王而裁閔元年傳諸夏親暱信九年傳以伯舅耄老余敢貪  
天子之命二十二年傳門官殲焉雖及胡考二十四年傳棠  
棣之華文十六年傳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十七年傳鹿死  
不擇音十八年傳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崇飾惡言宣十一年  
傳平板幹十二年傳前茅慮無成二年傳棺有翰檜襄八年  
傳不皇啓處二十八年傳竊更之以驚昭十二年傳我有圃  
生之杞乎十七年傳祝鳩氏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  
定四年傳柔亦不茹十年傳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疏凡  
引舍人爾雅注三十條序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

疏引孔衍公羊傳本一條序修春秋立素王疏引盧欽公  
 羊序一條隱元年傳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八年傳先配而  
 後祖僖二十四年傳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襄二十六年傳若  
 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昭二十二年傳王弗應二十五年傳  
 季氏介其雞定八年傳范獻子執羔哀十七年傳如魚窺尾  
 疏凡引鄭眾左傳注九條僖五年傳號仲虢叔王季之穆  
 也二十四年傳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昭十二年傳是能讀三  
 墳五典祈招之詩王是以獲沒於祿宮定三年傳有兩肅爽  
 馬疏凡引馬融左傳注六條昭二十七年傳是無若我何  
 疏引彭仲傳左傳注一條隱八年經宿男卒疏引衛冀隆  
 難杜桓七年傳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疏引衛冀隆秦  
 道靜釋八年經已卯烝疏引衛氏難秦氏釋十四年經乙亥  
 嘗疏引衛氏難秦氏釋文十一年傳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  
 之疏引衛氏難宣八年經仲遂卒于垂疏引衛氏難成十一  
 年傳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治盟也疏引衛氏難襄九年傳閏  
 月戊寅濟于陰阪疏引衛氏難秦氏釋十六年傳羊舌肸為  
 傳疏引衛氏難凡九條宣二年傳犀兕尚多疏引劉欣期  
 交州記一條張勃吳錄一條宣四年傳宰夫將解黿疏引  
 封之疏引裴淵廣州記一條宣四年傳宰夫將解黿疏引  
 元中要記一條定五年傳城不知高厚小大疏引張奐古  
 今人論一條

諸侯亦各有國史

正義曰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蓋天子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蓋亦不異但春秋之時不能依禮諸侯史官多有廢闕或不置內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則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劉炫以爲尙書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誥其經曰大史友內史友如彼言之似諸侯有大史內史矣但徧檢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何則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是諸侯命臣大史掌之諸侯大史當天子內史之職以諸侯兼官無內史故也鄭公孫黑強與薰隧之盟使大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弑其君晉大史書趙盾弑其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事也南史聞大史盡

死執簡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傳稱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則似有內史矣必言諸侯無內史者閔二年傳稱史華龍滑與禮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傳稱魯有大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內史也季孫召外史者蓋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

文淇按此皆爲光伯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疑諸侯亦有內史但春秋時不能依禮劉直以爲諸侯兼官無內史所引康誥特作一難故又云但徧檢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所云如彼言之彼指康誥文非沖遠指炫之言也又舊疏但云諸侯策命之事大史主之小史佐之不言諸侯記事之史劉引公

孫黑崔杼趙盾事以證大史主記事是又詳舊疏之所未盡者唐人增一劉字便似已引劉之詞而按諸文勢則乖疏中類此者不少矣若前爲唐人語蓋引光伯說在後以自駁且藉劉說之詳以補已之疎漏乎必不然矣金谿王氏謨漢魏遺書鈔引光伯語又按此疏云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曰

截至無內史故也誤

外史外史非官名而襄二十三年傳季孫召外史掌惡臣疏云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今季孫召外史蓋魯亦立此官也則又以外史爲官名亦非一人之筆也

孟子曰楚謂之檇杻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正義曰按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檇杻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

與周禮同名然則晉楚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惡名

文淇按此駁賈氏說非唐人語孔序以蘇氏旁攻賈服為非

又謂光伯聰惠辯博固亦罕儔當亦指其駁正賈服諸家之

說沖遠據光伯為本但辨明規杜失者百餘事他人無所攻

擊也後凡駁賈服者不復詳載其文焉隱元年傳是以隱公

斂二年經無駭帥師入極七年經叔姬歸于紀十一年傳周

之宗盟桓三年經有年五年傳旻動而鼓莊八年經以侯陳

人蔡人九年經公伐齊納子糾十二年經僖元年經肆大眚二十四

年經赤歸于曹三十二年經城小穀僖元年經夫人氏之喪

至自齊二年經盟于貫四年經許男新卒文九年傳晉人

殺箕鄭父士穀蒯得宣十一年經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成

二年傳取龍遂南侵及巢邱三年經鄭伐許襄三年傳被練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二十五傳數疆潦井衍沃昭十七年  
傳五雉為五工正九扈為九農正十九年傳楚子之在蔡也  
二十三年經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二十五年傳  
生于六氣二十九年傳遂濟窮桑三十二年經取闕城成周  
定五年經歸粟于蔡十年傳而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  
者亦如之哀元年傳殺斟灌以伐斟鄩六年傳齊邴意茲來

左傳舊疏考正

奔十一年傳季孫欲以田賦凡駁賈氏說三十九條隱元年經春王正月來歸惠公仲子之賄傳大叔完聚謂之鄭志有宋師四年傳將修先君之怨于鄭五年經考仲子之宮傳不登于器天子用八六年經鄭人來渝平七年經滕侯卒傳敵如忘八年傳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九年經取郟大鼎于宋傳進十一年傳穎考叔挾輈以走桓二年經齊人衛人鄭人盟藻率鞞六年傳吾牲牷肥腍十一年經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十三年傳不書所戰後也莊十一年經齊人衛人鄭人盟取某師宋公靳之二十二年傳臣卜其書三十年傳而敗之日諫三十二年傳故有得神以興閔元年傳虛邱之成將歸者也氏亡則魯不昌重錦三十兩僖元年傳虛邱之成將歸者也二年傳伐鄭三門四年經楚屈完來盟于師五年傳其愛之也十五年傳西鄰責言不可償也二十年傳凡啓塞從時文策十五年傳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十三年傳繞朝贈之以西鄰十八年傳在九刑不忘宣元年經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二年傳遂扶以下詛無畜羣公子成六年傳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十五年傳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十六年傳而疲民以逞皆曰國士在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宋齊衛皆失軍襄三年傳建一官而三物成事君不辟難六年傳子罕善之如初九年傳棄位而姣肆青圍鄭冠于成公之廟十年傳會吳子壽夢也親受矢石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以位序聽政辟十一年傳七姓十二國之祖鄭人賂晉侯以師慳師



觸師錫十四年傳至于械林不獲成焉鄧人執之十五年傳  
屈蕩爲連尹十七年傳不蓋之十八年傳吾驟歌北風又  
歌南風十九年傳揖之乃登二十二年傳臧武仲如晉二十  
三年傳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樂魴傷趙勝帥東陽之  
師以追之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作不順而施不怨也二十五  
年傳史皆曰吉陪臣干椒下車七乘二十六年傳殺子叔及  
太子角專祿以周旋晉侯賦嘉樂克而取之二十七年傳公  
喪之如稅服以爲多文辭趙孟爲客二十八傳陰不堪陽  
舍不爲增吳句餘予之朱方三十年傳宋大災昭元年傳設  
服離衛蒲宮有前終事八反其季世曰唐叔虞夢帝謂已余  
命而子曰虞趙孟適南陽二年傳宣子譽之三年傳而三老  
凍餒子豐有勞于晉國四年傳寡君將曠幣焉鄭子產作邱  
賦五年傳卿喪自朝何不可之有八年傳將往又數人告于  
道輿髮袁克殺馬毀玉十四年傳不爲未減十五年傳而在  
下位辱必求之十六年傳幾爲之笑而不陵我立于朝而祀  
于家其祭在廟二十年傳相從爲愈上下無怨二十一年傳  
不狎鄙二十六傳劉子以王出二十七年傳楚莠尹然工  
尹麋帥師救潛二十九傳帝賜之乘龍遂賦晉國一鼓鐵  
三十年傳非公且徵過也三十一年傳而賜之死定十四年  
傳會于洸哀元年傳使疆于江汝之閒而還軍熟食者分  
而後敢食三年傳召正常七年傳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  
宮十二傳侯伯致禮地主歸餼十四傳西狩于大野仲  
尼觀之曰麟也十六年傳請以戰備獻凡駁服氏說百二十  
六條隱元年經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傳曰儀父貴之也生

莊公及其叔段六年經宋人取長葛桓二年經蔡侯鄭伯會于鄧莊九年經齊小白入于齊僖元年經次于聶北三十年傳遂初聘于晉文五年經王使榮叔歸含且賻襄十六年經戊寅大夫盟十九年傳取邾田自鄆水二十七年傳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二十九年經吳子使札來聘昭八年經葬陳哀公九年經陳災十二年經晉成鮮虞十三年傳鄭伯男也二十二年傳王弗應二十三年傳使各居一館哀十四年經西狩獲麟凡駁賈服說二十條以上共百八十五事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

之所以王

正義曰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知周公之德見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

文淇按昭二年疏與此略同孔穎達周易序論爻辭誰作云韓宣子見易象曰吾乃知周公之德引以為周公作文辭之證彼以周公之德為歎易象與左氏疏違則此非沖遠語也夫書疏宗孔詩疏宗鄭一人之說彼此互異蓋由各從其家

故可各執一說若王弼初不論爻辭何人所作沖遠則自扞已見何由不顧左傳疏文而歧異若此足知此疏非沖遠筆矣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正義曰邱明爲經作傳故言受經於仲尼未必面親授受使之作傳也此說作傳解經而傳文不同之意邱明以爲經者聖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書也非傳所能亂之假使傳有先後不畏經因錯亂故傳或先經爲文以始後經之事或後經爲文以終前經之義或依經之言以辯此經之理或錯經爲文以合此經之異皆隨義所在而爲之發傳期於釋盡經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孔

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邱明懼  
弟子各有妄其意失其真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沈氏云  
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  
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藝文志  
云左邱明魯史也是言邱明爲傳以其姓左故號爲左氏傳  
也先經者若隱公不書卽位先發仲子歸于我衛州吁弑其  
君完先發莊公娶于齊如此之類是先經以始事也後經者  
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定八年乃言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哀二  
年晉納蒯賁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賁自戚入衛如此之類  
是後經以終義也依經者經有其事傳辨其由隱公不書卽  
位而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按其經文明其歸趣如此之類  
是依經以辨理也錯經者若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侵傳

伐經伐傳侵於文雖異於理則合如此之類是錯經以合異也傳文雖多不出四體故以此四句明之也

文淇按疏前說爲光伯語當本有劉炫云三字永徽中刪去

疏中間有刪削未盡者如隱十一年沈氏所引嚴氏說另爲傳而討寫氏有死者疏之類說見後

一解與前未必面親授受之說異沖遠引之在後似以沈說

爲主又前說解先經後經之等甚略沈解較詳先經者若隱

公卽位以下云云亦沈氏語與孔序所謂義例粗可之言合

孔序又云今奉勅刪定據劉炫以爲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補

焉是則以沈氏說補劉說所未及非自補其疎漏也後凡引

沈氏說補其疎漏者可以意知不復條別其必須辨論者仍

詳列焉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

正義曰此下盡曲而暢之說新意也微顯闡幽易下繫辭文也微謂纖隱闡謂著明舊說云下云經無義例此釋經有義例謂孔子修經微其顯事闡其幽理裁節經之上下以成義之般類其善事顯者若秦穆悔過貶四國大夫以例稱人觀文與常文無異惡事顯者若諸侯城緣陵叔孫豹違命城緣陵依例稱諸侯與無罪文同叔孫豹去氏與未賜族者文同皆是微其顯事闡幽者謂闡其幽理使之宣著若晉趙盾鄭歸生楚比陳乞及許大子止皆非親弑其君是其罪幽隱孔子修經加弑使罪狀宣露是闡幽也其裁成義類此五字據浦鐘說補諸春秋褒貶之例並是也蓋以爲皆據舊例而發義以下論邱明之傳微顯闡幽乃是經事故賀沈諸儒皆悉同此劉炫以微顯闡幽皆說作傳之意經文顯者作傳本其纖微經文

幽者作傳闡使明著顯者若天王狩于河陽觀經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獵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傳發晉侯召王是其微顯也幽者若鄭伯克段于鄆觀經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稱克故傳發武姜愛段是闡其幽也邱明作傳其有微經之顯闡經之幽以裁制成其義理比類者皆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經之褒貶例稱得雋曰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據舊例發義也晉侯召王使狩鄭伯不教其弟仲尼沒其召王顯稱鄭伯邱明正述其事先解經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貶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餘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論作傳而賀沈諸儒皆以爲經解之是不識文勢而謬失杜旨

文淇按此皆尤伯述議語劉字乃唐人所增使若前爲己說

耳何知前非唐人引舊說而必以爲光伯引者唯賀沈舊說爲劉所引故劉謂賀沈繆失杜旨辭有首尾觀文自見又舊說解微顯與光伯異疏首云微謂纖隱與光伯本其纖微之說合故知光伯語也疏中舊說不著何人然謂賀沈諸儒皆悉同此則必在賀沈之前按賀氏沈氏前注春秋序者有劉寔下文故發傳之體有三疏云傳體有三卽上文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是也此發傳之體有三上文三言其以別之觀文足可知耳劉寔分變例新意以爲二事釋例終篇曰邱明之傳有稱周禮以正常者諸稱凡以發例者是也有明經所立新意者諸顯義例而不稱凡者是也稱古典則立凡以顯之釋變例則隨辭以讚之杜言甚明尙不能悟其爲暗也不亦甚乎據此則劉寔以新意變例非例解傳之三體



蓋緣以微顯闡幽乃是釋經事因并以上文發凡正例不在三者之科何知劉寔以歸趣非例在三體之中而不數發凡正例者下文疏引釋例駁劉寔說云有稱周禮以正常者諸稱凡以發例者是此駁劉寔不數發凡正例云有明經所立新意者諸顯義例而不稱凡者是此駁劉寔之分變例新意爲二事不重言歸趣非例則劉寔亦以非例列三體之中而以微顯闡幽爲釋經事也亦審矣

隱元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

杜注凡人君卽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卽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卽位例在隱莊閔僖元年

正義曰傳云王周正月知是周王之正月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卽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稱黃帝受圖有五始謂此五事也杜於左氏之義雖無此文而五始之理亦於杜無害此非左氏褒貶之要自是史官紀事之體故晉宋諸史皆言元年春王正月帝卽位是也元年正月實是一年一月而別立名故解之云凡人君卽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言欲其體元以居正者元正實是始長之義但因名以廣之元者氣之本也善之長也人君執大本長庶物欲其與元同體故年稱元年正者直方之間語也直其行方其義人君當執直心杖大義欲其常居正道故月稱正也以其君之始年歲之始月故特假此名以示義其餘皆卽從其數不復改

也書稱月正元日意同於此又解無事而書正月之意隱雖不卽位然攝行君事而亦朝廟告朔改元初政故書首年始月以明其應卽位而不爲也天子之封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專爲己有故諸侯於其封內各得改元傳說鄭國之事云僖之元年朝於晉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是諸侯皆改元非獨魯也劉炫爲規過云元正惟取始長之義不爲體元居正規釋杜云欲其體元以居正謂人君體是元長以居正位不欲在下陵奪處位不終是劉妄解杜意不爲體其元善居於正道以規杜氏其理非也劉炫又難何休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卽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旣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

也

文淇按劉炫爲規過以上皆舊疏文下至篇末爲光伯語是

劉妄解杜意至以規杜氏乃冲遠語其理非也仍係光伯規

杜之辭孔卽用以駁劉也爲規過三字規釋二字劉炫又難

四字皆唐人所增隋書劉炫傳及經籍志載炫春秋述議春

秋攻昧無所謂規過者新唐書藝文志載春秋攻昧十二卷

又規過三卷唐志據開元目錄蓋後人摘疏中所駁杜說哀

集之光伯規杜氏之失卽具疏中非別有一書卽規過二字

亦孔氏語必知然者隋書乃魏徵孔穎達等所撰經籍志所

載皆據見存者其亡失者亦條列於下劉炫傳及經籍志俱

不載規過則本無是書矣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

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卽位此何休注也下文若然新王受

命正朔必改云云乃劉氏難何休之辭孔子何休云上橫加  
劉炫又難四字似唯王者然後立號等語卽爲劉氏難辭下  
文若然一轉又爲何人語乎惟此言何休云故下文言何休  
又云也又舊疏旣以公羊五始之理於杜無害則不廢五始  
之說光伯謂言左氏者取以爲說是逐狂東走乃詆舊疏也  
若前爲唐人語豈引光伯說在後以自駁乎知不然矣

祭伯來

杜注祭國伯爵也

正義曰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  
南季榮叔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尙是也下士稱人公  
會王人于洮是也其或稱祭公舉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然  
春秋之世有王之卿士無采地者若王叔陳生伯輿之屬是

也但未知書經其稱云何杜旣云公卿稱爵而王子虎及劉卷卒稱名者彼是天王爲赴以名告魯如諸侯之例薨則稱名此云公卿稱爵者謂聘使往還與彼爲異也又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書字者以傳云劉夏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以劉夏非卿書名若卿則應書字以名字相對故舉以言焉其實卿書爵也此祭伯若王使來當云天王使祭伯來聘亦如天王使凡伯來聘今以自來爲文明非王命而私行也劉炫云卿而無爵或亦書字大夫有爵或亦書爵傳稱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俱是卿士並不言爵又滕侯之先爲周卜正書稱齊侯呂伋爲虎賁氏則大夫或有爵也然則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書字卿而無爵不可越字而書名蓋有卿士亦書字大夫亦書爵也王臣之見經者眾祭伯凡伯毛伯單

伯召伯尹子單子劉子其閒未必無大夫榮叔南季家父叔服其閒未必無卿但無明證故依例解之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書字是言天子卿有書字之理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劉說與舊疏文勢相承故知前爲舊疏也襄十五年注天子卿書字舊疏引之而謂名字相對故舉以言其實卿書爵也劉光伯亦引此注以證卿有書字之理則不從舊說襄十五年舊疏及劉炫說俱與此略同

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正義曰此亦例而不言凡者序已解訖何休膏肓以爲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爲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

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  
三月大夫之踰月也鄭之此言天子諸侯葬數往月於左氏  
無害云大夫葬數來月恐非杜旨蘇寬之意以古禮大夫以  
上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空云古禮事無  
所出不可依用也劉炫云此亦例不言凡者諸所發凡皆爲  
經張例此舉葬之大期以譏宰咺之緩非是爲葬發例故不  
言凡也

文淇按所謂序已解訖者杜氏序其發凡以言例疏云發凡  
之體凡有二條一是特爲策書一是兼載國事雖爲國事但  
他書有者亦不在凡例如天子七月而葬旣於禮文備有故  
邱明作傳不在凡例也與劉說異此劉光伯述議語前則舊  
疏原文若前爲唐人語旣云序已解訖矣豈復引劉說在後



以自駁乎

贈死不及尸

杜注尸未葬之通稱

正義曰釋例曰喪贈之幣車馬曰贈貨財曰賻衣服曰襚珠玉曰含然而總謂之贈故傳曰贈死不及尸也然則此文雖爲賻發其實賻賻含襚總名爲贈但及未葬皆無所譏也襚以衣尸含以實尸大斂之後無所用之既殯之後猶致之者示存恩好不以充用也今讚曰雜記弔含襚賻臨之等未葬則葦席旣葬則蒲席是葬後得行此言緩者禮記後人雜錄不可與傳同言也或可初葬之後則可久則不許

文淇按今讚二字正義屢見此非書名蓋卽孔序所謂特申短見者也據唐書孔穎達傳本號義贊詔改爲正義此則改

之未盡者耳

讀與贊音義同

前則舊疏原文

隱三年

經葬宋穆公

杜注無傳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爲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諡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書葬例在昭六年

正義曰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如此之類遣卿行者皆書其使名此不書使名知是大夫往也大夫奉命出使位賤不合書名故直書其所爲之事而已盟則云及某盟會則云會某人葬則云葬某公舉其所爲之事明有使往可知也釋例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諸

侯之喪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猶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魯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不書於經此邱明之微文也是言大夫得正而卿過禮也諸侯曰薨禮之正名魯史自書君死曰薨若鄰國亦同書薨則與已君無別國史自在已國承他國赴告爲與已君同故惡其薨名雖赴稱薨皆改赴書卒略外以別內也至於書葬則五等之爵皆舉諡稱公者會葬者在於國公據彼國之辭彼國臣子稱君曰公書使之行不得不稱公也又云惡其薨名改赴書者釋例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古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

至於既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諡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  
兩通其義是其說也按禮雜記赴告之辭云君訃於他國之  
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然則赴辭本無薨語而云惡其  
薨名者以夫人薨例云不赴於諸侯則不曰薨明其以薨告  
人故書薨也是知王侯喪者其通國命皆以崩薨相告記之  
所稱謂答主人之問飾其文辭耳若以記文無薨卽疑不以  
薨告記稱大夫士赴人之辭皆云不祿豈大夫無卒名也以  
此知相赴策書必以薨爲文但擯者口傳赴辭義在謙退從  
士之不祿故禮記言之赴則必以薨但改赴書卒耳史之書  
事莫不在國會葬者自可在外書策者國內書之而云據彼  
國之辭者書使行之事言使爲此事行故文從彼稱不謂書  
不在國也卿爲君逆謂之逆女亦是書已之使據彼稱女與

此同也

文淇按又云惡其薨名改赴書者以上既將杜注惡其薨名改赴書及會葬據彼國之辭全行改訖不應又重舉惡其薨名改赴書一句解之所釋雖引釋例然上疏亦用釋例之意何必重疊其辭此必異人之說後說引雜記赴辭本無薨語特作一難以明策書必以薨爲文擯辭或謙言不祿所以宏通其義較前說爲詳經永徽中刪削無以考其姓名然必非唐人語也

傳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正義曰驕謂恃已陵物奢謂夸矜僭上淫謂耆欲過度泆謂放恣無藝此四者之來從邪而起故服虔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是也劉炫云此四者所以自邪已身言爲之不已將至

于邪邪謂惡逆之事劉又難服云邪是何事能起四過若從邪起何須云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寵祿豈是邪事四者得從而來乎且言弗納於邪毛本作服言誤今據宋本懼其緣驕以至於邪非先邪而後驕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謂四者之來從邪而起故以服說爲然劉炫駁正服說卽是駁正舊疏唐人增劉又難服云五字以隔絕之似光伯唯攻服氏以誤觀者耳

隱四年

經莒人伐杞取牟婁

杜注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

正義曰取國易者則直言取若取邾取鄆之類是也故不須

加伐于上若其伐國取邑其邑既小不得名通若不加伐於上不知得何國之邑是以雖易亦加伐文則伐杞取牟婁伐邾取須句之類是也成三年取汶陽田乞師盟主興兵伐齊得邑既難而亦書取者因其伐齊晉使還汶陽之田魯不加兵故書取從易也劉君或疑此意遂云上言伐下言取者非易以規杜氏非也

文淇按此孔氏規正光伯語光伯之疏經刪削不可考矣然此疏前云文三年秦人伐晉傳稱取王官及郊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傳稱取朝歌並書伐不書取此伐取兩書者彼告伐不告取此伐取並告故也又以伐取兩書者爲伐取並告與此邑小亦加伐文之說異必非一人之說

與也母不衣賦對文之類異必非一人之攝  
注下古姐也姐並書姑也又以對姐兩書首為對姐並也  
齊對介等對妹姐神姐並書對不書姐也對姐兩書皆對法  
也經前云父二爭奈人對晉對蘇姐王自以收襄二十三  
女對料也姊及姊五張節端說節之說發細附不可等與  
是也然妹及共也

左傳舊疏考正卷第一終  
其母謂小不野谷也昔不野谷也



左傳舊疏考正卷第二

儀徵劉文淇

隱五年

傳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正義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者物謂事物旌旗車服之屬若其爲教戰祭祀等大事故布設陳列則可如其細碎盤遊雖陳其物不堪足以講習大事止謂不爲大事而陳此物故云不足以講大事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者材謂皮革齒牙之屬若其爲飾器用故狩獵取材則可如其因遊宴戲樂所得之材不堪足以備飾器用止謂不爲器用而取此材故云不

足以備器用也人君一國之主在民之上當直己而行之以法馭民而納之於善故云人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言當爲軌爲物納民於其中也旣言民歸軌物更解軌物之名故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度量謂之爲軌準度軌量卽謂習戰治兵祭祀之屬是也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色采飾謂之爲物章明物采卽取材以飾軍國之器是也劉炫云捕魚獵獸其事相類此諫大意言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魚凡物者廣言諸物鳥獸魚鼈之類也材謂所有皮革毛羽之類也器謂車馬兵甲軍國所用之物也凡此諸物捕之不足以講習兵事其材不足以充備器用如此者則人君不親舉焉其意言獵之坐作進退可以教戰陳獸之齒牙皮革足以充器用人君可以觀之捕魚不足以教戰陳鱗甲不足以爲器用人君

不宜觀之人君以下云云同今若人君所行不得其軌舉動不順器服不當其物上下無章如是則謂之荒亂之政也亂政數行國家之所以禍敗也其意言魚非講事是不軌材不充用是不物今君觀魚是爲亂國之政禍敗之本故不用使公行也事度軌量正謂順時狩獵以教習戎事也材章物采正謂取其皮革以修造器物也下云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以習威儀覆此講事也肉不登俎材不登器則公不射覆此章物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解講事爲教戰祭祀之大事凡物謂旌旗車服之屬劉炫謂物爲鳥獸魚鼈之屬講事爲講習兵事與舊疏異人君一國之主以下舊疏解傳君將納民于軌物三句劉說略與之同唐人約其意故

言人君以下云云同謂同於舊疏也今若人君所行以下光  
伯解傳不軌不物四句亦與舊疏不同舊疏詳見下

正義曰車馬旌旗衣服刀劍無不皆有法度器用眾物不入  
法度廣言之也器不當法用非其物則爲不軌不物政不在  
君則亂敗之所起也

文淇按此亦舊疏也光伯以魚非講事是不軌材不充用是  
不物此以器不當法解不軌用非其物解不物亦與光伯不  
同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羽毛不登於器

正義曰登訓爲升服虔以上登爲升下登爲成二登不容異  
訓且云不成于器爲不辭矣又器以此物爲飾豈復待之乃  
成也周禮儼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鱸鼈特牲少牢祭祀之禮

皆有魚爲俎實肉登于俎公則射之而以觀魚爲非禮者此言不登於俎者謂妄出遊獵雖取鳥獸元不爲祭祀不登于器亦謂盤游元不爲取材以飾器物今公觀魚乃是遊戲故以非之然登俎登器之物雖君所親至于庶羞雜物細小之倫雖爲祭祀亦君不射禮水土之品籩豆之物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豈皆公親之也劉炫云此言田獵之時小鳥小獸則公不射雖講事而田尙不射小物况魚非講事不宜輒舉不謂登俎之物皆公所親射祭祀水土云云同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所謂祭祀水土云云同者唐人約其義謂劉說同舊疏也其異者舊疏謂魚爲俎實今公觀魚乃是遊戲故以非之其意謂若非遊戲則觀魚無譏也故下疏云月令天子親往嘗魚意在敬事鬼神非欲

以爲戲樂光伯則以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魚故此云魚非講事不宜輒舉也此與凡物節舊疏及劉光伯皆各執一說若謂前爲唐人語豈光伯見唐人疏而同之哉必不然矣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

杜注萬舞也

正義曰按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舞也則萬與羽不同今傳云將萬焉問羽數於眾仲是萬與羽爲一者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今杜直云萬舞也則萬是舞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劉炫云公羊傳曰萬者云云籥者云云羽者爲文萬者爲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卽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

而問羽數非謂羽卽萬也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  
文淇按前則舊疏原文後乃光伯述議語舊疏以萬羽爲一  
而引何休說以明此考宮第有羽舞光伯云萬羽俱作非謂  
羽卽萬也經與傳互見之則與舊說異所謂萬者云云籥者  
云云亦因舊疏已引公羊說唐人略之耳

隱六年

經宋人取長葛

杜注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  
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正義曰杜知長葛不繫鄭非大都以名通者以前年云伐鄭  
圍長葛長葛之文繫於鄭故也劉炫以大都名通而規杜氏  
非也

祭仲似生賜族者檢傳既無同華氏之文則祭者是仲之舊氏也諸侯以字字有二等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然則二十有加冠之字又有伯仲叔季爲長幼之字二者皆可以爲氏矣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按鄭子人者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卽其人也而其後爲子人氏不以仲叔爲氏則服言公之母弟以長幼爲氏其事未必然也杜以慶父叔牙與莊公異母自然仲叔非母弟族矣其或以二十之字或以長幼之字蓋出自時君之命也叔肸稱叔不稱孫而三桓皆稱孫俱氏長幼之字自不同也臧氏稱孫展氏不稱孫俱氏二十之字自不同也然則稱孫與不稱孫蓋出其家之意未必由君賜也



以字爲族者謂公之曾孫以王父之字爲族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其或貶責則亦與族同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至事與僑如正同其傳直云尊君命尊夫人不言稱族舍族旣非氏族則不待君賜自稱之矣至於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會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王父之字爲族也此無駭是公之曾孫公之曾孫必須有族故據曾孫爲文言以王父字耳公之曾孫正法死後賜族亦有未死則有族者則叔孫得臣是也公子公孫於身必無賜族之理經書季友仲遂叔肸者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故杜注並云字也其蕩伯姬者

公子蕩之妻不可言公子伯姬故繫於夫字言蕩伯姬蕩非  
當時之氏其傳云立叔孫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  
皆傳家據後追言之耳其公孟彊世本以爲靈公之子字公  
孟名彊與季友仲遂相似俱以字配名劉炫不達此旨妄規  
杜過非也必如劉解生賜族之文證在何處其公之曾孫元  
孫以外爰及異姓有新升爲卿君賜之族蓋以此卿之字卽  
爲此族按世本宋督是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華父是督之  
字討督是公孫耳未合賜族應死後其子乃賜族故杜云督  
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沈亦云督之子方可有族耳

文淇按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杜注伯姬魯女爲宋  
大夫蕩氏妻也疏云宋有蕩氏者宋桓公生公子蕩蕩生公  
孫壽壽生蕩意諸意諸之後以蕩爲氏則此人氏蕩也故云

蕩氏妻而此疏云蕩伯姬者公子蕩之妻蕩非當時之氏又定十二年衛公孟彊帥師伐曹杜注彊孟繫子疏云世族譜云孟繫無子靈公以其子彊爲之後也爲後則爲其子故云孟繫子此實公孫而不稱公孫者繫字公孟故卽以公孟爲氏而此疏云其公孟彊世本以爲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彊與季友仲遂相似俱以字配名不同者彼爲舊疏此則沖遠駁劉申杜之詞而實與杜注違孔序所謂蠹生于木而反食其木者乃自蹈之矣又按僖十五年公子季友卒劉炫謂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成十五年仲嬰齊來劉炫云仲遂受賜爲仲氏而此疏言季友仲遂之非氏是必光伯引季友仲遂及蕩伯姬公孟彊之等以證生而賜族故唐人條辨之雖經刪削可以意測也

隱十一年

傳及大達

杜注達道方九軌也

正義曰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經涂九軌軌車轍謂王城之內道廣並九車也爾雅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達說爾雅者皆以爲四道交出復有旁通故劉炫規過以達爲九道交出也今以爲道方九軌者蓋以九出之道世俗所希不應城內得有此道以記有九軌故以達當之言並容九軌皆得前達亦是九達之義故李巡注爾雅亦取並軌之義又涂方九軌天子之制諸侯之國不得皆有唯鄭城之內獨有其途故傳於鄭國

每言達也故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達莊二十八年眾車入自純門及達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達路劉君以爲國國皆有達道以規杜氏其義非也

文淇按唐人作隋書經籍志云李巡爾雅注已亡則疏中所引李巡注皆非唐人之筆此疏駁劉光伯乃引李注似唐人所及見李注矣而實不然陸德明經典釋文作于陳至德元年猶及見李巡注故於毛詩爾雅引李巡注最詳又毛詩正義以光伯爲本引李巡注亦夥今按爾雅釋文達字下不載李巡並軌之說詩兔置釋文云達九達道也杜預注春秋云塗方九軌此傳釋文云爾雅云九達謂之達杜云道方九軌此依考工記皆不引李巡之注又毛詩疏引爾雅九達謂之達郭璞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莊二十八年傳及達市杜預

云達並九軌與爾雅不合亦不引李巡有並軌之說倘若實  
有是說詩疏釋文何不直引李巡而乃旁引杜預且詩疏明  
言杜說與爾雅不合若並軌之訓出諸李巡不得云與爾雅  
不合也又按公羊定八年傳至于孟衢疏云卽釋宮四達謂  
之衢李巡云四達各有所至曰衢孫氏曰交通四出是也是  
李巡釋四達謂衢爲四達各有所至與孫炎說不殊則九達  
謂達巡亦必與諸家說同足知道方九軌實惟杜預有此異  
說李巡必無此謬論也襄二十七年傳得慶氏之木百車于  
莊疏云釋宮云六達謂之莊注爾雅  
者皆以爲六道旁出杜以九達並九軌故亦以莊爲六軌也  
昭十年傳又敗諸莊疏云釋宮云六達謂之莊舊說皆云六  
道旁出杜皆以一達爲一軌据此二疏足知以唐人專攻光  
一達爲一軌者始于元凱說爾雅者皆不然也唐人專攻光  
伯務期爭勝遂致作僞以欺後人耳疏中所引考工爾雅皆  
非唐人之語知然者旣云說爾雅者皆以爲四道交出復有

旁通是注爾雅者更無異義而下云李巡注爾雅亦取並軌之義與上相反足知此疏必非一人之說而注爾雅者皆以達爲九道交出並未有取並軌之義者亦審矣光伯於注有先申後駁者唐人於其規杜者皆爲刪節於其申杜者每卽用其說以爲駁正之辭而又橫爲隔絕遂多躐駁耳而討寫氏有死者

正義曰

宋本無此三字

劉炫云羽父遣賊殺公公非寫氏所弑公在

寫氏而死遂誣寫氏弑君欲以正法誅之君非寫氏所弑故討寫氏之家僅有死者而已言不總誅之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宋本無正義曰三字當是相傳舊本偶漏增耳此亦足見唐人將舊疏姓名削去易爲正義曰此偶漏削也

杜注欲以殺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

正義曰劉炫云欲以弑君之罪加寫氏則君非寫氏所弑而復不能以正法誅之正法謂滅其族汗其宮也傳言此者進退無據進誅寫氏則實非寫氏弑君退舍寫氏則無弑君之人是其進退無據也

文淇按此皆光伯述議也唐人亦漏削炫名耳疏中如此類者甚少唐人既據光伯爲本而疏中引光伯說除規過百餘條外僅亦有百數十條豈有據以爲本之書而所徵引者寥寥若此乎唐人將劉炫姓名削去耳似此不削者亦屢矣

桓二年

經及其大夫孔父



杜注稱督以弑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閭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弑君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故知稱督以弑罪在督也諸言父者雖或是字而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孔父爲名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眾也且言非其罪也不名者非其罪則知稱名者皆有罪矣杜旣以孔父爲名因論爲罪之狀內不能治其閭門使妻行於路令華督見之外取怨於民使君數攻戰而國人恨之身死而禍及其君故書名以罪孔父也釋例曰經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邱明惟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爲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閭闔之教身先見殺禍遂

及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爲不安經書臣蒙君弑者有三直是弑死相及卽實爲文仲尼以督爲有無君之心改書一事而已無他例也是以孔父行無可善書名罪之也案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案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握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傳以爲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爲名言若齊侯祿父宋公茲父之等父既是名孔則爲氏猶仇牧荀息被殺皆書名氏蓋孔父先世以孔爲氏故傳云督攻孔氏也婦人之出禮必擁蔽其面孔父妻行令人見其色美是不能治其閨門又殤公之好攻戰孔父須伏死而爭乃從君之非是取怨於百姓事由孔父遂禍及其君似公

子比劫立加弑君之罪杜君積累其惡故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爲規過非也

文淇按自皆以善孔父而書字以上爲光伯語知不然者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必知然者上云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證父得爲名又引宋人殺其大夫傳見稱名皆罪此皆先申杜義而又引公穀善孔父書字在後別爲一解唐人仍引祿父等以駁光伯若非異人之說則所引宋人殺其大夫傳齊侯祿父之等與所謂內不能治閭門外取怨於民不應重言疊見矣包君慎言云案善孔父而書字前皆劉氏申杜之語書字以下當有駁杜語但孔氏欲駁劉故不之錄然末云劉君不達此旨妄規杜過則知書字之語是劉引公穀與先儒語以糾正杜失則其上爲劉

語益可見矣

傳袞冕黻珽

正義曰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

文淇按此皆沈氏說也沈氏引阮諶董巴應劭等說而以己意解之其云廣八寸長尺六寸天子之冕者據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之說也云廣七寸長尺二寸諸侯之冕者據董巴之說也云廣七寸長八寸大夫之冕者據應劭之說也唐人見阮諶說有天子以下皆同語與下沈氏說異故增沈引二字

橫隔之使若前爲已說耳然沈所云長尺二寸長八寸者既據董巴應劭之說則所云長尺有六寸廣八寸者自必指阮

謹說矣  
始懼楚也

正義曰楚世家稱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爲楚武王是楚武王始僭號稱王也劉炫云號爲武武非謚也

文洪按舊疏引史記光伯申明之光伯所云號爲武武非謚也卽據史記乃自立爲楚武王知之

桓三年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杜注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

常失不班厯故不書王

正義曰桓公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凡四年於春有王九年春無王無月其餘十三年雖春有月悉皆無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王范甯注云此年書王以王法終始治桓之事先儒多用穀梁之說賈逵云不書王弑君易祔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社以正是王正厯從王出故以爲王者班厯史乃書王明此厯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厯則諸侯之史不得書王言此十三年無王皆王不班厯

故也劉炫規過云然天王失不班歷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  
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  
皆書王豈是王室猶能班歷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  
之司歷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云季孫雖聞仲  
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所注歷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  
又子朝奔楚其年王室方定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  
復有何人尙能班歷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則  
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歷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若  
春秋之歷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  
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歷過再失閏者是  
周司歷也魯司歷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司歷始覺其謬頓置  
兩閏以應天正若歷爲王班當一論王命豈敢專置閏月改

易歲年哀十三年十二月蝻仲尼曰火猶西流司厯過也杜  
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卽改明年復蝻於是始悟  
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厯旣言厯爲王班又稱魯人  
輒改改之不憚于王亦復何須王厯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  
此立說難得而通又案春秋經之闕文甚多其事非一亦如  
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及大雨霖厲咎如潰之類也此無  
王者正是闕文耳今刪定知此不書王非是經之闕文必以  
爲失不班厯者杜之所據雖無明文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  
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并闕王字杜以周禮有頒告  
朔于邦國都鄙以有成文故爲此說但齊桓晉文以前翼戴  
天子王室雖微猶能班厯至靈王景王以後王室卑微厯或  
諸侯所爲亦遙稟天子正朔所以有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



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然則司歷之過魯史所改據此而言有何可責劉君不尋此旨橫生異同以規杜過恐非其義也

文淇按今刪定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前皆光伯原文光伯有先申釋杜義而後以己意規之者此類是也此云然天王失不班歷然者承上文而言之非發端之語詞也唐人橫加劉炫規過云五字乃於文理有礙王謨漢魏遺書鈔輯光伯規過知其不可通遂刪去然字不知此爲唐人所竄改也

桓五年

經州公如曹

正義曰周禮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隱五年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

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然則三公之外爵稱公者唯二王之後杞與宋耳此州公及僖五年晉人執虞公并是小國而得稱公者鄭元王制注以爲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滿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言爵尊國小蓋指此州公虞公也案虞是克商始封非爲殷之餘國鄭元之言不可通於此矣杜之所解亦無明言唯世族譜云虞姬姓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處中國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未知孰是或可嘗爲三公之官若虢公之屬故稱公也以其無文故備言之劉炫難服云周法

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復周公太公之勳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遷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土亦應廣安得爵爲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尙尊崇此則理之不通也

文淇按前則舊疏原文後乃光伯述議舊疏引服虔說而意不能定故云未知孰是故備言之光伯則直斥服說不似舊疏之依違光伯難服卽是不從舊疏唐人加難服二字以示區別耳若前爲唐人之筆旣引服虔說疑不能定矣又引光伯之難服何也

傳啓蟄而郊

杜注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

正義曰鄭元注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

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  
司樂冬至祭於圜邱者祭天皇帝北辰之星也月令四時  
迎氣於四郊所祭者祭五德之帝大微宮中五帝坐星也春  
秋緯文耀鉤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  
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  
五德之帝謂此也其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木德  
祭靈威仰也魯無冬至之祭唯祭靈威仰耳惟鄭元立爲此  
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證之言郊則  
圜丘圜丘卽郊天體惟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  
孫也秦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  
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  
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

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劉炫云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圜丘以帝王配也

文淇按前則舊疏原文後乃光伯述議語舊疏謂鄭元立此義先儒悉不然又引王肅說謂郊卽圜丘圜丘卽郊而極詆康成六天之說劉則與舊疏異謂夏正郊天以后稷配冬至祭天以帝嚳配蓋申鄭說明郊與圜丘之不可合爲一也若前爲唐人說旣引鄭說在前而謂杜身處晉朝共遵王說明與鄭異矣又引劉說申鄭何也

始殺而嘗

杜注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

正義曰哀十三年子服景伯謂吳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公季辛而畢彼雖恐吳之辭亦是八月嘗祭

之驗也何則於時會吳在夏公至在秋景伯言然之時秋之初也若嘗在建申當言九月不應遠指十月知十月是嘗祭之常期周之十月是建酉之月也

文淇按哀十三年正義云七月辛丑盟囚景伯以還今景伯稱十月當謂周之十月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皆虛言以恐吳耳與此疏異非一人之筆也

桓十一年

傳商周之敵君之所聞也

杜注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

正義曰古文尙書泰誓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

臣十人同心同德昭二十四年傳引之云亦有離德已與本  
小殊此注引予爲武王又倒其先後者便文耳雖言傳曰非  
傳本文劉炫云欲以證商周之不敵故先少而後多非便文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云又倒其先後  
者便文耳光伯云非便文乃承舊疏之說而駁正之若前爲  
唐人語光伯豈逆知唐人有便文之語而先云非便文以異  
之哉必不然矣

桓十三年

傳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  
所戰後也

杜注公後地期而及其戰故不書所戰之地

正義曰兩敵將戰必豫期戰地公未見紀鄭紀鄭已與齊宋

先設戰期公不及戰期唯及其戰故言戰而不書所戰之地  
言此地非公所期故不書也釋例曰桓十三年戰不書所  
者期戰所在之地也公會戰而後其期猶及諸侯共其成敗  
故備書諸國而不書地成十六年傳曰戰之日齊國佐至於  
師此其類也然則諸戰書日者日卽從月計此經當云二月  
己巳公會紀侯鄭伯今退己巳於鄭伯之下者春秋之例公  
之出會例多以月要盟戰敗例多以日故己巳之文在公會  
紀侯鄭伯之下十二年十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亦  
其類也服虔云下日者公至而後定戰日地之與日當同時  
設期公旣不及期地安得及期日也劉炫云公會紀鄭告廟  
而行始行卽書會也其戰之日則戰罷乃告廟史官雖連并  
其文而存其本旨己巳是戰日故下日以附戰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說謂要盟戰敗例多以日劉謂其戰之日戰罷乃告廟不從舊說也

桓十六年

經冬城向

杜注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卽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卻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厯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

正義曰杜以城向與下同月故檢叔弓如滕經傳之異如滕

與葬同月知此城向與出奔同月但本事既異各隨本而書  
之下有月而此無月耳其實同是十一月也但十一月水星  
昏猶未正故覆推校厯數此年月卻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  
而正又方者未至之辭故以定之方中爲方欲向中而實未  
正中十一月可以興土功書時非傳誤也劉炫規過以爲案  
周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駟見而隕霜火見而  
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隕霜而  
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  
室之中土功其始先儒以爲建戌之月雪始降房星見霜降  
之後寒風至而心星見鄭元云辰角見謂九月本天根見謂  
九月末天根謂氐星是也自然火見是建亥之月又春秋城  
楚邱是正月而杜引詩云定之方中未正中也定星豈正月

未正中乎據此諸文則火見土功必在建亥之月則建戌之月必無土功之理而杜以爲建戌之月得城向者非也今以爲周語之文單子見陳不除道故譏爲此言故所舉時節并在早月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單子云隕霜而冬裘具九月已裘是其早也且周語之文據尋常節氣九月而除道十月而興土功杜以此年閏在六月則建戌之月二十一日已得建亥節氣是十月節氣在九月之中土功之事何爲不可諸侯城楚邱自在正月衛人初作宮室必在其前杜云定星方欲正中於理何失劉君廣引周語之文以規杜杜以月卻節前何須致難

文淇案今以爲周語之文以下乃唐人駁光伯之詞前皆光伯語也光伯先申杜義而後駁之本作炫以爲劉規過三字

唐人所增使若前爲己說耳劉云春秋城楚邱是正月與詩  
作于楚宮在同月孔以爲諸侯城楚邱自在正月衛人初作  
宮室必在其前今按詩鄘風疏云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  
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邱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  
則諸侯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於其中營宮室也建城在正  
月則作室亦在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  
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以厯校之僖二  
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  
也詩疏所言與劉義合與孔說違詩疏亦以劉炫爲本足知  
詩疏亦爲光伯筆也